

書名 廣文選八十二卷 嘉靖  
十二年序刊本  
撰者 明 劉節 輯  
卷 卷七十九  
內容分類 集-總集-詩文  
索書號 大木-集部-總集類-3  
編號 D7920300

# 卷七十九



廣文選卷第一

彩色首頁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D79203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大木-集部-總集類-3

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文本 廣文選八十二卷 嘉靖十二年序刊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惟自然之初載兮道虛無而玄清太素紛以溷淆兮始  
有物下而混成何元一之芒昧兮廓開闢而著形爾乃清  
濁剖玄黃判離太極既殊是生兩儀星辰煥列日月  
重規以尊地靜以卑昏明迭炤或盈或虧陰陽協  
氣而寒暑隨時而推移三才殊性五行異位千變  
萬化庶類授之以形稟之以氣色表文采聲有音  
方流形品物鼓以雷霆潤以慶雲八風翱翔

天地賦

成公子安

明通議大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大庾劉節廣



江都葛澗校

廣文選卷第七十九

明通議大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大庾劉節廣

雜文上 廣

王會

汲冢周書

周室既寧八方會同各以職來獻欲垂法厥世作王會

成周之會墀上張赤帟張陰羽天子南面立紈無繁露朝服八十物摺珽唐叔荀叔周公在左太公望在右皆紈亦無繁露朝服七十物摺笏旁天子而立於堂上堂下之右唐公虞公南面立焉堂下之左殷公夏公立焉皆南面紈有繁露朝服五十物皆摺笏為諸侯之有疾病者阼階之南祝淮氏榮氏次之珪瓚次之皆西面彌



宗之旁爲諸侯有疾病者之醫藥所居相者太史魚大  
行人皆朝服有繁露堂下之東面郭叔掌爲天子葉幣  
馬統有繁露內臺西面正北方應侯曹叔伯舅中舅比  
服次之要服次之荒服次之西方東面正北方伯父中  
子次之方千里之內爲比服方二千里之內爲要服方  
三千里之內爲荒服是皆朝於內者堂後東北爲赤帟  
馬浴盆在其中其西天子車立馬乘六青陰羽鳧旌中  
臺之外其右秦士臺右彌士受贄者八人東面者四人  
陳幣當外臺天玄旣宗馬十二王玄繚璧基十二參方  
玄繚璧豹虎皮十二四方玄繚璧琰十二外臺之四隅  
每隅張赤帟爲諸侯欲息者皆息焉命之曰爰閭周公  
旦主東方所之青馬黑旣謂之母兒其守登牖者衣青  
操弓執矛西面者正北方稷慎大塵穢人前兒前兒若  
獼猴立行聲似小兒良夷在子在子幣身人首脂其腹  
炙之藿則鳴曰在子揚州禺禺魚名解隄冠發人鹿人  
鹿人者若鹿迅走兪人雖馬青丘狐九尾東越海蜃甌  
人蟬蛇順食之美於越納姑妹珍且甌文蜃共人玄貝  
海陽大蟹自深柱會稽以蠶皆面西嚮正北方義渠以  
茲白茲白者若白馬鋸牙食虎豹央林以齒耳齒耳者  
身若虎豹尾長參其身食虎豹北唐以閭閭似隄冠渠  
叟以鼬犬鼬犬者露犬也能飛食虎豹樓煩以星施星  
施者珥旄卜盧以紈牛紈牛者牛之小者也區陽以鼈  
封鼈封者若翫前後有首規規以麟麟者仁獸也西申  
以鳳鳥鳳鳥者戴仁抱義抱信氏羌以鸞鳥也人以比

翼鳥方煬以皇鳥蜀人以文翰文翰者若臯雞方人以  
孔鳥卜人以丹砂夷用闢木康人以桴苾桴苾者其實  
如李食之宜子州靡費費其形人身反踵自笑笑則上  
脣翕其目食人北方謂之吐嘍都郭狺狺欺羽狺狺若  
黃狗人面能言竒幹善芳善芳者頭若雄雞佩之令人  
不昧皆東嚮北方臺正東高夷噉羊噉羊者羊而四角  
獨鹿邛邛距虛善走也孤竹距虛不令支玄摸不屠何  
青熊東胡黃羆山戎戎菽其西般吾白虎屠州黑豹禺  
氏駒駘大夏茲白牛大戎文馬而赤鬣縞身目若黃金  
名吉皇之乘數楚每牛每牛者牛之小者也匈奴狡犬  
狡犬者巨身四足果皆北嚮權扶玉目白州比閭比閭  
者其華若羽伐其木以為車終行不敗禽人管路人大  
竹木沙鷲典酒魚後鼓鐘鐘牛蠻揚之程倉吾非翠羽  
琴者所以取羽其餘皆可自古之政南人致衆者皆  
北嚮

周祝

汲冢周書

民非后罔乂后非民罔與為邦慎政在微作  
周祝

曰維哉其時告汝口口道恐為身災謹哉民乎朕則生  
汝朕則刑汝朕則經汝朕則亡汝朕則壽汝朕則名汝  
故曰文之美而以身剝自謂智也者故不足角之美殺  
其牛榮華之言後有茅凡彼濟者必不怠觀彼聖人必  
趣時石有玉而傷其山萬民之患在口言時之行也勤  
以徙不知道者福為禍時之從也勤以行不知道者以



福亡故曰肥豕必烹甘泉必竭直木必伐地出物而聖人是時雞鳴而人為時觀彼萬且何為求故天有時人以為正地出利而民是爭人出謀聖人是經陳五刑民乃敬教之以禮民不爭被之以刑民始聽因其能民乃靜故狐有牙而不敢以噬獾有蚤而不敢以撻勢居小者不能為大特欲正中不貪其害凡勢道者不可以不大故木之伐也而木為斧賊難而起者自近者二人同術誰昭誰暝二虎同穴誰死誰生故虎之猛也而陷於獲人之智也而陷於詐葉之美也解柯柯之美也離其枝枝之美也拔其本儼矢將至不可以無盾故澤有獸而焚其草木大威將至不可為巧焚其草木則無種大威將至不可以為勇故天之生也固有度國家之患雖之以故地之生也固有植國家之患雖之以謀故時之還也無私貌日之出也無私照時之行也順至無逆為天下者用大略火之燁也固定上為天下者用牧水之流也固走下不善故有桴故福之起也惡別之禍之起也惡別之故平國若之何須國覆國事國孤國屠皆若之何故日之中也仄月之望也食威之失也陰食陽善為國者使之有行是彼萬物必有常國君而無道以微亡故天為蓋地為軫善用道者終無盡地為軫天為蓋善用道者終無害天地之間有滄熱善用道者終不竭陳彼五行必有勝天之所覆盡可稱故萬物之所生也性於從萬物之所及也性於同故惡姑幽惡姑明惡姑陰陽惡姑短長惡姑剛柔故海之大也而魚何為可得

山之深也虎豹貔貅何為可服人智之邃也奚為可測  
跂動噦息而奚為可牧王石之堅也奚可刻陰陽之號  
也孰使之牝牡之合也孰交之君子不察福不來故忌  
而不得是生事故欲而不得是生詐欲伐而不得生斧  
柯欲鳥而不得生網羅欲彼天下是生為維彼幽心是  
生包維彼大心是生雄維彼忌心是生勝故天為高地  
為下察汝躬奚為喜怒天為古地又察彼萬物名於始  
左名左右名右視彼萬物數為紀紀之行也利而無方  
行而無止以觀人情利有等維彼大道成而弗改周攸  
夫道知其極加諸事則萬物服用其則必有羣加諸物  
則為之君舉其脩則有理加諸物則為天子

石鼓文

周宣王

避車既工避馬既同避車既好避馬既駘君子員員避  
違員旃鹿鹿速速君子之求○首弓茲呂寺避歐其孫  
其來趨趨筴即避即時鹿鹿趨趨歐其樸來射其來鹵  
既避其獮蜀

二

汧毆沔沔丞叔淖淵鯁鯁處之君子溥之瀟瀟又鯨其  
旃趨趨帛魚鱗鱗其鹽氏鮮黃帛其鱗又鱗其豆  
孔庶寔之曼曼汪汪趨趨其魚佳可佳鯁佳鯁可呂橐  
之佳楊及柳

三

田車既安鑿○勒馬○衆既簡左駟旛旛右駟驥驥避

呂濟于原避戎陣止世阼官軍其寫秀弓時射糜豕孔  
庶鹿雉免其○又旃其○樹囹大○出各亞○○果  
○執而勿射○庶趨趨君子迺樂

四

○○鑿車參救真○○弓孔碩彤矢○○○馬其寫六  
轡駑駘過駮孔庶廓實搏搏皆卓載衍○徒如章逢溼  
陰陽赳赳六馬射之矜迂如虎獸麀如○○○多賢迪  
禽○○○避兔允異

五

○○溼溼靈雨○泚迄湧雷溼溼君子即涉馬○泚汙  
殿泊泊淒淒○○舫舟西遶○○○自廓徒駮湯湯佳舟  
呂行或陰或陽極深呂戶○于水一方勿○○○上其  
其敵○○○其吏

六

猷乍遘乍衛遄我嗣除帥攷序莫為世里微微適罔鼻  
柞械其檄榕庸庸鳴亞箬其琴為所旂斨籃衛百封會  
孫

七

而師弓矢孔庶左驂滔滔是裁不具奪後具肝來其寫  
矢具來樂天子來嗣王始古我來

八

攷走躡躡馬薜皆若微雉立其一之

九

避水衛既平既止喜樹剗里天子永靈日佳丙申○○

避其用衛馬既申敕肅肅駕左驂駮駮扯女不輪霧  
公謂天余及如周不余及

十

吳人悉亟朝夕敬○載鹵載北勿奄勿伏也而出○  
獸○○○○○大祝○○○膏○○○執寧逢申孔  
鬪○麀鹿麀麀避○其○麀鹿驪天○○○○○求  
又○○○○○是○○○○○

春秋傳

左丘明

鄭莊公叔段本末

隱元年初鄭武公娶于申曰莊姜生莊公及共叔段莊  
公寤生驚姜氏故名曰寤生遂惡之愛共叔段欲立之  
亟請於武公公弗許及莊公即位爲之請制公曰制巖

邑也號叔死焉佗邑唯命請京使居之謂之京城大叔

祭仲曰都城過百雉國之害也先王之制大都不過參  
國之一中五之一小九之一今京不度非制也君將不  
堪公曰姜氏欲之焉辟害對曰姜氏何厭之有不如早  
爲之所無使滋蔓蔓難圖也蔓草猶不可除况君之寵  
弟乎公曰多行不義必自斃子姑待之既而大叔命西  
鄙北鄙貳於己公子呂曰國不堪貳君將若之何欲與  
大叔臣請事之若弗與則請除之無生民心公曰無庸  
將自及大叔又收貳以爲己邑至于廩延子封曰可矣  
厚將得衆公曰不義不暱厚將崩大叔完聚繕甲兵具  
卒乘將襲鄭夫人將啓之公聞其期曰可矣命子封帥  
車二百乘以伐京京叛大叔段段入于鄆公伐諸鄆五





月辛丑大叔出奔共書曰鄭伯克段于鄆段不棄故不言弟如二君故曰克稱鄭伯譏失教也謂之鄭志不言出奔難之也遂寘姜氏于城穎而誓之曰不及黃泉無相見也既而悔之穎考叔爲穎谷封人聞之有獻於公公賜之食食舍肉公問之對曰小人有母皆晉小人之食矣未嘗君之羹請以遺之公曰爾有母遺繫我獨無穎考叔曰敢問何謂也公語之故且告之悔對曰君何患焉若闕地及泉隧而相見其誰曰不然公從之公入而賦大隧之中其樂也融融姜出而賦大隧之外其樂也洩洩遂爲母子如初君子曰穎考叔純孝也愛其母施及莊公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其是之謂乎

晉重耳出亡本末

備二十三年晉公子重耳之及於難也晉人伐諸蒲城蒲城人欲戰重耳不可曰保君父之命而享其生祿於是乎得人有人而校罪莫大焉吾其奔也遂奔狄從者狐偃趙衰顛頡魏武子司空季子狄人伐廡咎如獲其二女叔隗季隗納諸公子公子取季隗生伯儵叔劉以叔隗妻趙衰生盾將適齊謂季隗曰待我二十五年不來而後嫁對曰我二十五年矣又如如是而嫁則就木焉請待子處狄十二年而行過衛衛文公不禮焉出於五鹿乞食於野人野人與之塊公子怒欲鞭之子犯曰天賜也稽首受而載之及齊齊桓公妻之有馬二十乘公子安之從者以爲不可將行謀於桑下蠶妾在其上以告姜氏姜氏殺之而謂公子曰子有四方之志其聞之

者吾殺之矣公子曰無之姜曰行也懷其安實敗名公  
子不可姜與子犯謀醉而遣之醒以戈逐子犯及曹曹  
共公聞其駢脅欲觀其裸浴薄而觀之僖負羈之妻曰  
吾觀晉公子之從者皆足以相國若以相夫子必反其  
國反其國必得志於諸侯得志於諸侯而誅無禮曹其  
首也子盍蚤自貳焉乃饋盤飧實璧焉公子受飧反璧  
及宋宋襄公贈之以馬二十乘及鄭鄭文公亦不禮焉  
叔詹諫曰臣聞天之所啓人弗及也晉公子有三焉天  
其或者將建諸君其禮焉男女同姓其生不蕃晉公子  
姬出也而至于今一也離外之患而天不靖晉國殆將  
啓之二也有三士足以上人而從之二也晉鄭同濟其  
過子弟固將禮焉况天之所啓乎弗聽及楚楚子饗之  
曰公子若反晉國則何以報不穀對曰子女玉帛則君  
有之羽毛齒革則君地生焉其波及晉國者君之餘也  
其何以報君曰雖然何以報我對曰若以君之靈得反  
晉國晉楚治兵遇於中原其辟君三舍若不獲命其左  
執鞭弭右屬櫜鞬以與君周旋子玉請殺之楚子曰晉  
公子廣而儉文而有禮其從者肅而寬忠而能力晉侯  
無親內外惡之吾聞姬姓唐叔之後其後衰者也其將  
由晉公子乎天將興之誰能廢之違天必有大咎乃送  
諸秦秦伯納女五人懷嬴與焉奉匭沃盥既而揮之怒  
曰秦晉匹也何以卑我公子懼降服而囚他日公享之  
子犯曰吾不如衰之文也請使衰從公子賦河水公賦  
六月趙衰曰重耳拜賜公子降拜稽首公降一級而辭

馬衰曰君稱所以佐天子者命重耳重耳敢不拜

### 晉楚戰城濮

僖二十八年春晉侯將伐曹假道于衛衛人弗許還自南河濟侵曹伐衛正月戊申取五鹿二月晉卻縠卒原軫將中軍胥臣佐下軍上德也晉侯齊侯盟于斂孟衛侯請盟晉人弗許衛侯欲與楚國人不欲故出其君以說于晉衛侯出居于襄牛公子買戍衛楚人救衛不克公懼於晉殺子叢以說焉謂楚人曰不卒戍也晉侯圍曹門焉多死曹人尸諸城上晉侯患之聽輿人之謀曰稱舍於墓師遷焉曹人兇懼為其所得者棺而出之因其兇也而攻之三月丙午入曹數之以其不用僖負羈而乘軒者三百人也且曰獻狀令無入僖負羈之棺而免其族報施也魏犢顛頡怒曰勞之不圖報於何有執僖負羈氏魏犢傷於胷公欲殺之而愛其材使問且視之病將殺之魏犢束曾見使者曰以君之靈不有寧也距躍三百曲踊三百乃舍之殺顛頡以徇于師立舟之僑以為戎右宋人使門尹般如晉師告急公曰宋人告急舍之則絕告楚不許我欲戰矣齊秦未可若之何先軫曰使宋舍我而賂齊秦藉之告楚我執曹君而分曹衛之田以賜宋人楚愛曹衛必不許也喜賂怒頑能無戰乎公說執曹伯分曹衛之田以畀宋人楚子入居于申使申叔去穀使子玉去宋曰無從晉師晉侯在外十九年矣而果得晉國險阻艱難備嘗之矣民之情偽盡知之矣天假之年而除其害天之所置其可廢乎軍志



曰允當則歸又曰知難而退又曰有德不可敵此三志者晉之謂矣子玉使伯楚請戰曰非敢必有功也願以間執讒慝之口王怒少與之師唯西廣東宮與若敖之六卒實從之子玉使宛春告於晉師曰請復衛侯而封曹臣亦釋宋之圍子犯曰子玉無禮哉君取一臣取二不可失矣先軫曰子與之定人之謂禮楚一言而定三國我一言而亡之我則無禮何以戰乎不許楚言是棄宋也救而棄之謂諸侯何楚有三施我有三怨怨讎已多將何以戰不如私許復曹衛以攜之執宛春以怒楚既戰而後圖之公說乃拘宛春於衛且私許復曹衛曹衛告絕於楚子玉怒從晉師晉師退軍吏曰以君辟臣辱也且楚師老矣何故退子犯曰師直爲壯曲爲老豈在父乎微楚之惠不及此退三舍辟之所以報也昔惠食言以亢其讎我曲楚直其衆素飽不可謂老我退而楚還我將何求若其不還君退臣犯曲在彼矣退三舍楚衆欲止子玉不可夏四月戊辰晉侯宋公齊國歸父崔天秦小子憇次于城濮楚師背鄆而舍晉侯患之聽輿人之誦曰原田每每舍其舊而新是謀公疑焉子犯曰戰也戰而捷必得諸侯若其不捷表裏山河必無害也公曰若楚惠何欒貞子曰漢陽諸姬楚實盡之思小惠而忘大耻不如戰也晉侯夢與楚子搏楚子伏已而盥其腦是以懼子犯曰吉我得天楚伏其罪吾且柔之矣子玉使鬬勃請戰曰請與君之士戲君馮軾而觀之得臣與寓目焉晉侯使欒枝對曰寡君聞命矣楚君之

惠未之敢忘是以此為大夫退其敢當君乎既不獲命矣敢煩大夫謂二三子戒爾車乘敬爾君事詰朝將見晉車七百乘鞮鞢鞅鞞晉侯登有莘之虛以觀師曰少長有禮其可用也遂伐其木以益其兵已巳晉師陳于莘北胥臣以下軍之佐當陳蔡子玉以若敖之六卒將中軍曰今日必無晉矣子西將左子上將右胥臣蒙馬以虎皮先犯陳蔡陳蔡奔楚右師潰狐毛設二旆而退之欒枝使輿曳柴而偽遁楚師馳之原軫卻縠以中軍公族橫擊之狐毛狐偃以上軍夾攻子西楚左師潰楚師敗績子玉收其卒而止故不敗晉師三日館穀及癸酉而還甲午至于衡雍作王宮于踐土

晉楚戰郟

宣十二年春楚子圍鄭旬有七日鄭人卜行成不吉卜

臨于大宮且巷出卑吉國人大臨守陴者皆哭楚子退師鄭人脩城進復圍之三月克之入自皇門至于遠路鄭伯肉袒牽羊以逆曰孤不天不能事君使君懷怒以及敝邑孤之罪也敢不唯命是聽其俘諸江南以實海濱亦唯命其翦以賜諸侯使臣妾之亦唯命若惠顧前好徼福於厲宣栢武不泯其社稷使改事君夷於九縣君之惠也孤之願也非所敢望也敢布腹心君實圖之左右曰不可許也得國無赦王曰其君能下人必能信用其民矣庸可幾乎退三十里而許之平潘廆入盟子良出質夏六月晉師救鄭荀林父將中軍先穀佐之士會將上軍卻克佐之趙朔將下軍欒書佐之趙括趙嬰



齊爲中軍大夫鞏朔韓穿爲上軍大夫荀首趙同爲下  
軍大夫韓厥爲司馬及河間鄭既及楚平栢子欲還曰  
無及於鄭而勦民焉用之楚歸而動不後隨武子曰善  
會聞用師觀釁而動德刑政事典禮不易不可敵也不  
爲是征楚君討鄭怒其貳而哀其卑叛而伐之服而舍  
之德刑成矣伐叛刑也柔服德也二者立矣昔歲入陳  
今茲入鄭民不罷勞君無怨讟政有經矣荆尸而舉商  
農工賈不敗其業而卒乘輯睦事不奸矣蒞爲宰擇  
楚國之令典軍行右轅左追屏前茅慮無中權後勁百  
官象物而動軍政不戒而備能用典矣其君之舉也內  
姓選於親外姓選於舊舉不失德賞不失勞老有加惠  
旅有施舍君子小人物有服章貴有常尊賤有等威禮  
不逆矣德立刑行政成事時典從禮順若之何敵之見  
可而進知難而退軍之善政也兼弱攻昧武之善經也  
子姑整軍而經武乎猶有弱而昧者何必楚仲虺有言  
曰取亂侮亡兼弱也洵曰於鑠王師遵養時晦者昧也  
武曰無競惟烈撫弱者昧以務烈所可也彘子曰不可  
晉所以霸師武臣力也今失諸侯不可謂力有敵而不  
從不可謂武由我失霸不如死且成師以出聞敵疆而  
退非夫也命爲軍帥而卒以非夫唯羣子能我弗爲也  
以中軍佐濟知莊子曰此師殆哉周易有之在師三三之  
臨三三曰師出以律否臧凶執事順成爲臧逆爲否衆散  
爲弱川壅爲澤有律以如已也故曰律否臧且律竭也盈  
而以竭天且不整所以凶也不行之謂臨有帥而不從臨

孰甚焉此之謂矣果遇必敗彘子尸之雖免而歸必有  
大咎韓獻子謂栢子曰彘子以偏師陷子罪大矣子為  
元帥帥不用命誰之罪也失屬亡師為罪已重不如進  
也事之不捷惡有所分與其專罪六人同之不猶愈乎  
師遂濟楚子北師次於郟沈尹將中軍子重將左子反  
將右將飲馬於河而歸聞晉師既濟王欲還嬖人伍參  
欲戰令尹孫叔敖弗欲曰昔歲入陳今茲入鄭不無事  
矣戰而不捷參之肉其足食乎參曰若事之捷孫叔為  
無謀矣不捷參之肉將在晉軍可得食乎令尹南轅反  
佈伍參言於王曰晉之從政者新未能行令其佐先穀  
剛愎不仁未肯用命其三帥者專行不獲聽而無上衆  
誰適從此行也晉師必敗且君而逃臣若社稷何王病  
之生今尹改乘轅而北之次于館以待之晉師在敖高  
之間鄭皇成使如晉師曰鄭之從楚社稷之故也未有  
貳心楚師驟勝而驕其師老矣而不設備子擊之鄭師  
為承楚師必敗彘子曰敗楚服鄭於此在矣必許之欒  
武子曰楚自克庸以來其君無日不討國人而訓之于  
民生之不易禍至之無日戒懼之不可以怠在軍無日  
不討軍實而申儆之于勝之不可保紂之百克而卒無  
後訓之以若敖蚡冒筭路籃縷以啓山林箴之曰民生  
在勤勤則不匱不可謂驕先大夫子犯有言曰師直為  
壯曲為老我則不德而徼怨于楚我曲楚直不可謂老  
其君之戎分為二廣廣有一卒卒偏之兩右廣初駕數  
及日中左則受之以至于昏內官序當其夜以待不虞

不可謂無備子良鄭之良也師叔楚之崇也師叔入盟  
子良在楚楚鄭親矣來勸我戰我克則來不克遂往以  
我卜也鄭不可從趙括趙同曰率師以來唯敵是求克  
敵得屬又何俟必從彘子知季曰原屏咎之徒也趙莊  
子曰欒伯善哉實其言必長晉國楚少宰如晉師曰寡  
君少遭閔凶不能文聞二先君之出入此行也將鄭是  
訓定豈敢求罪于晉二三子無淹久隨季對曰昔平王  
命我先君文侯曰與鄭夾輔周室毋廢王命今鄭不率  
寡君使羣臣問諸鄭豈敢辱候人敢拜君命之辱彘子  
以爲諂使趙括從而更之曰行人失辭寡君使羣臣遷  
大國之迹於鄭曰無辟敵羣臣無所逃命楚子又使求  
成于五百晉人許之盟有日矣楚許伯御欒伯攝叔爲右  
以致晉師許伯曰吾聞致師者御靡旌摩壘而還欒伯  
曰吾聞致師者左射以敢代御執轡御下兩馬掉鞅而  
還攝叔曰吾聞致師者右入壘折馘執俘而還皆行其  
所聞而復晉人逐之左右角之欒伯左射馬而右射人  
角不能進矢一而已麋興於前射麋麗龜晉鮑癸當其  
後使攝叔奉麋獻焉曰以歲之非時獻禽之未至敢膳  
諸從者鮑癸止之曰其左善射其右有辭君子也旣免  
晉魏錡求公族未得而怒欲敗晉師請致師弗許請使  
許之遂往請戰而還楚潘黨逐之及熒澤見六麋射一  
麋以顧獻曰子有軍事獸人無乃不給於鮮敢獻於從  
者叔黨命去之趙旃求卿未得且怒於失楚之致師者  
請挑戰弗許請召盟許之與魏錡皆命而往卻獻子曰



二憾往矣弗備必敗彘子曰鄭人勸戰弗敢從也楚人  
求成弗能好也師無成命多備何為士季曰備之善若  
二子怒楚楚人乘我喪師無日矣不如備之楚之無惡  
除備而盟何損於好若以惡來有備不敗且雖諸侯相  
見軍衛不徹警也彘子不可士季使鞏朔韓穿帥七覆  
于敖前故上軍不敗趙嬰齊使其徒先具舟于河故敗  
而先濟潘黨既逐魏錡趙旃夜至于楚軍席於軍門之  
外使其徒入之楚子為乘廣三十乘分為左右右廣雞  
鳴而駕日中而說左則受之日入而說許偃御右廣養  
由基為右彭名御左廣屈蕩為右乙卯王乘左廣以逐  
趙旃趙旃棄車而走林屈蕩搏之得其甲裳晉人懼二  
子之怒楚師也使輶車逆之潘黨望其塵使騁而告曰  
晉師至矣楚人亦懼王之入晉軍也遂出陳孫叔曰進  
之寧我薄人無人薄我詩云元戎十乘以先啓行先人  
也軍志曰先人有奪人之心薄之也遂疾進師車馳卒  
奔乘晉軍栢子不知所為鼓於軍中曰先濟者有賞中  
軍下軍爭舟舟中之指可掬也晉師右移上軍未動工  
尹齊將右拒卒以逐下軍楚子使唐狡與蔡鳩居告唐  
惠侯曰不穀不德而貪以遇大敵不穀之罪也然楚不  
克君之羞也敢藉君靈以濟楚師使潘黨率游闕四十  
乘從唐侯以為左拒以從上軍駒伯曰待諸乎隨季曰  
楚師方壯若萃於我吾師必盡不如收而去之分諉生  
民不亦可乎殿其卒而退不敗王見右廣將從之乘屈  
蕩尸之曰君以此始亦必以終自是楚之乘廣先左晉

人或以廣隊不能進楚人碁之脫肩少進馬還又碁之  
按旆投衡乃出顧曰吾不如大國之數奔也趙旆以其  
良馬二濟其兄與叔父以他馬反遇敵不能去棄車而  
走林逢大夫與其二子乘謂其二子無顧顧曰趙使在  
後怒之使下指木曰尸女於是授趙旆綏以免明日以  
表尸之皆重獲在木下楚熊負羈囚知瑩知莊子以其  
族反之厨武子御下軍之士多從之每射抽矢敢納諸  
厨子之房厨子怒曰非子之求而蒲之愛董澤之蒲可  
勝既乎知季曰不以人子吾子其可得乎吾不可以苟  
射故也射連尹襄老獲之遂載其尸射公子穀臣囚之  
以二者還及昏楚師軍於郟晉之餘師不能軍宵濟亦  
終夜有聲丙辰楚重至於郟遂次于衡雍潘黨曰君盍  
築武軍而收晉尸以爲京觀臣聞克敵必示子孫以無  
忘武功楚子曰非爾所知也夫文止戈爲武武王克商  
作頌曰載戢干戈載櫜弓矢我求懿德肆于時夏允王  
保之又作武其末章曰耆定爾功其三曰鋪時繹思我  
徂維求定其六曰綏萬邦屢豐年夫武禁暴戢兵保大  
定功安民和衆豐財者也故使子孫無忘其章今我使  
二國暴骨暴矣觀兵以威諸侯兵不戢矣暴而不戢安  
能保大猶有晉在焉得定功所違民欲猶多民何安焉  
無德而疆爭諸侯何以和衆利人之幾而安人之亂以  
爲已榮何以豐財武有七德我無一焉何以示子孫其  
爲先君宮告成事而已武非吾功也古者明王民不敬  
取其鯨鯢而封之以爲大戮於是乎有京觀以懲淫慝

今罪無所而民皆盡忠以死君命又何以為京觀乎祀于河作先君宮告成事而還

齊晉戰靡笄

成二年春齊侯伐我北鄙圍龍頃公之嬖人盧蒲就魁門焉龍人囚之齊侯曰勿殺吾與而盟無入而封弗聽殺而膊諸城上齊侯親鼓士陵城三日取龍遂南侵及巢丘衛侯使孫良夫石稷甯相向禽將侵齊與齊師遇石子欲還孫子曰不可以師伐人遇其師而還將謂君何若之不能則如無出今既遇矣不如戰也夏有石成子曰師敗矣子不少須衆懼盡子喪師徒何以復命皆不對又曰子國卿也隕子辱矣子以衆退我此乃止且

齊師來其懼齊師乃止次于龍居新樂人中又于溪故

以朝許之仲尼聞之曰惜也不如多與之邑唯器與名不可以假人君之所司也名以出信信以守器器以藏禮禮以行義義以生利利以平民政之大節也若以假人與人政也政亡則國家從之弗可止也已孫栢子還於新築不入遂如晉乞師臧宣叔亦如晉乞師皆主卻獻子晉侯許之七百乘卻子曰此城濮之賦也有先君之明與先大夫之肅故捷克於先大夫無能為役請八百乘許之卻克將中軍士燮佐上軍欒書將下軍韓厥為司馬以救魯衛臧宣叔逆晉師且道之季文子帥師會之及衛地韓獻子將斬人卻獻子馳將救之至則既斬之矣卻子使速以徇告其僕曰吾以分謗也師從齊

師於莘六月壬申師至于靡笄之下齊侯使請戰曰子以君師辱於敝邑不腆敝賦詰朝請見對曰晉與魯衛兄弟也來告曰大國朝夕釋憾於敝邑之地寡君不忍使羣臣請於大國無令輿師淹於君地能進不能退君無所辱命齊侯曰大夫之許寡人之願也若其不許亦將見也齊高固入晉師桀石以投人禽之而乘其車繫桑本馬以徇齊壘曰欲勇者賈余餘勇癸酉師陳于鞌邴夏御齊侯逢丑父爲右晉解張御郤克鄭丘緩爲右齊侯曰余姑翦滅此而朝食不介馬而馳之郤克傷於矢流血及屨未絕鼓音曰余病矣張侯曰自始合而矢貫余手及肘余折以御左輪朱殷豈敢言病吾子忍之緩曰自始合苟有險余必下推車子豈識之然子病矣

張侯曰師之耳目在吾旗鼓進退從之此車一人殿之

可以集事若之何其以病敗君之大事也擐甲執兵固即死也病未及死吾子勉之左并轡右援枹而鼓馬逸不能止師從之齊師敗績逐之三周華不注韓厥夢子輿謂已曰且辟左右故中御而從齊侯邴夏曰射其御者君子也公曰謂之君子而射之非禮也射其左越于車下射其右斃于車中綦毋張喪車從韓厥曰請寓乘從左右皆射之使立於後韓厥俛定其右逢丑父與公易位將及華泉驂絙於木而止丑父寢於輶中蛇出於其下以肱擊之傷而匿之故不能推車而及韓厥執紼馬前再拜稽首奉觴加璧以進曰寡君使羣臣爲魯衛請曰無令輿師陷于君地下臣不幸屬當戎行無所逃

隱且懼奔辟而忝兩君臣辱戎士敢告不敏攝官承乏  
丑父使公下如華泉取飲鄭周父御佐車宛棧爲右載  
齊侯以免韓厥獻丑父郤獻子將戮之呼曰自今無有  
代其君任患者有一於此將爲戮乎郤子曰人不難以  
死免其君我戮之不祥赦之以勸事君者乃免之齊侯  
免求丑父三入三出每出齊師以帥退入于狄卒狄卒  
皆抽戈楯冒之以入于衛師衛師免之遂自徐關入齊  
侯見保者曰勉之齊師敗矣辟女子女子曰君免乎曰  
免矣曰銳司徒免乎曰免矣曰苟君與吾父免矣可若  
何乃奔齊侯以爲有禮旣而問之辟司徒之妻也予之  
石室

晉楚戰鄆陵

成十六年春楚子自武城使公子成以汝陰之田求成

于鄭鄭叛晉子駟從楚子盟于武城夏四月滕文公卒  
鄭子罕伐宋宋將鉏樂懼敗諸洧陂退舍於夫渠不做  
鄭入覆之敗諸洧陵獲將鉏樂懼宋恃勝也衛侯伐鄭  
至于鳴鴈爲晉故也晉侯將伐鄭范文子曰若逞吾願  
諸侯皆叛晉可以逞若唯鄭叛晉國之憂可立俟也欒  
武子曰不可以當吾世而失諸侯必伐鄭乃與師欒書  
將中軍士燮佐之郤錡將上軍荀偃佐之韓厥將下軍  
欒來乞師孟獻子曰有勝矣戊寅晉師起鄭人聞有晉  
師使告于楚姚句耳與往楚子救鄭司馬將中軍令尹  
將左右尹子辛將右過申子反入見申叔時曰師其何



如對曰德刑詳義禮信戰之器也德以施惠刑以正邪  
詳以事神義以建利禮以順時信以守物民生厚而德  
正用利而事節時順而物成上下和睦周旋不逆求無  
不具各知其極故詩曰立我烝民莫匪爾極是以神降  
之福時無災害民生敦龐和同以聽莫不盡力以從上  
命致死以補其闕此戰之所由克也今楚內棄其民而  
外絕其好瀆齊盟而食話言奸時以動而疲民以逞民  
不知信進退罪也人恤所底其誰致死子其勉之吾不  
復見子矣姚句耳先歸子駟問焉對曰其行速過險而  
不整速則失志不整喪列志失列喪將何以戰楚懼不  
可用也五月晉師濟河聞楚師將至范文子欲反曰我  
若秦國輜糧以事君多矣武子曰不可六月晉楚戰於  
鄢陵范文子不欲戰郤至曰韓之戰慮公不振旅箕之  
役先軫不反命邲之師荀伯不復從皆晉之耻也子亦  
見先君之事矣今我辟楚又益耻也文子曰吾先君之  
亟戰也有故秦狄齊楚皆疆不盡力子孫將弱今三疆  
服矣敵楚而已唯聖人能外內無患自非聖人外寧必  
有內憂盍釋楚以爲外懼乎甲午晦楚晨壓晉軍而陳  
軍吏患之范匄趨進曰塞井夷竈陳於軍中而䟽行首  
晉楚唯天所授何患焉文子執戈逐之曰國之存亡天  
也童子何知焉欒書曰楚師輕窳固壘而待之三曰必  
退退而擊之必獲勝焉郤至曰楚有六闕不可矣也其  
二卿相惡王卒以舊鄭陳而不整蠻軍而不陳陳不違



廣文選卷之九

十一

晦在陳而歸合而加蹠各顧其後莫有鬪心舊不必良以犯天惡我必克之楚子登巢車以望晉軍子重使大宰伯州犁侍于王後王曰騁而左右何也曰召軍吏也皆聚於中軍矣曰合謀也張幕矣曰虔卜於先君也徹幕矣曰將發命也甚蹠且塵土矣曰將塞井夷竈而爲行也皆乘矣左右執兵而下矣曰聽誓也戰乎曰未可知也乘而左右皆下矣曰戰禱也伯州犁以公卒告王苗贖皇在晉侯之側亦以王卒告誓曰國士在且厚不可當也苗音皇言於晉侯曰楚之良在其中軍王族而已請分良以擊其左右而三軍萃於王卒必大敗之公筮之史曰吉其卦遇復三三三曰南國蹠射其元王中厥

遺於淖步教復晉厲公樂鍼爲右彭名復楚共王潘

爲右石首御鄭成公唐苟爲右欒范以其族夾公行陷於淖欒書將載晉侯鍼曰書退國有大任焉得專之且侵官冒也失官慢也離局姦也有三罪焉不可犯也乃掀公以出於淖癸巳潘甌之黨與養由基蹲甲而射之徹七札焉以示王曰君有二臣如此何憂於戰王怒曰大辱國詰朝爾射死藝呂錡夢射月中之退入於泥占之曰姬姓日也異姓月也必楚王也射而中之退入於泥亦必死矣及戰射共王中目王召養由基與之兩矢使射呂錡中項伏弋以一矢復命卻至三遇楚子之卒見楚子必下免胄而趨風楚子使工尹襄問之以弓曰方事之殷也有韎韋之跗注君子也識見不殺而趨無

乃傷乎郤至見客免胄承命曰君之外臣至從寡君之  
戎事以君之靈間蒙甲冑不敢拜命敢告不寧君命之  
辱爲事之故敢肅使者三肅使者而退晉韓厥從鄭伯  
其御杜溷羅曰速從之其御屢顧不在馬可及也韓厥  
曰不可以再辱國君乃止郤至從鄭伯其右弗翰胡曰  
謀輅之余從之乘而俘以下郤至曰傷國君有刑亦止  
石首曰衛懿公唯不去其旗是以敗於熒乃內旌於馘  
中唐荀謂石首曰子在君側敗者壹大我不如子子以  
君免我請止乃死楚師薄於險叔山冉謂養由基曰雖  
君有命爲國故子必射乃射再發盡殪叔山冉搏人以  
投中車折軾晉師乃止囚楚公子棧欒鍼見子重之旌  
請曰楚人謂夫旌子重之旌也彼其子重也日臣之使  
於楚也子重問晉國之勇臣對曰好以衆整曰又何如  
臣對曰好以暇今兩國治戎行人不使不可謂整臨事  
而食言不可謂暇請攝飲焉公許之使行人執榼承飲  
造于子重曰寡君乏使使鍼御持矛是以不得犒從者  
使其攝飲子重曰夫子嘗與吾言於楚必是故也不亦  
識乎受而飲之免使者而復鼓且而戰見星未巳子反  
命軍吏察夷傷補卒乘繕甲兵展車馬雞鳴而食唯命  
是聽晉人患之苗賁皇徇曰蒐乘補卒秣馬利兵脩陳  
固列蓐食申禱明日復戰乃逸楚囚王聞之召子反謀  
穀陽豎獻飲於子反子反醉而不能見王曰天敗楚也  
夫余不可以待乃宵遁晉入楚軍三日穀范文子立於  
戎馬之前曰君幼諸臣不佞何以及此君其戒之周書



曰惟命不于常有德之謂楚師還及瑕王使謂子反曰先大夫之覆師徒者君不在子無以爲過不穀之罪也子反再拜稽首曰君賜臣死死且不朽臣之卒實奔臣之罪也子重使謂子反曰初隕師徒者而亦聞之矣盍圖之對曰雖微先大夫有之大夫命側側敢不義側亡君師敢忘其死王使止之弗及而卒

向戌合晉楚成

襄二十七年宋向戌善於趙文子又善於令尹子木欲弭諸侯之兵以爲名如晉告趙孟趙孟謀於諸大夫韓宣子曰兵民之殘也財用之蠹小國之大菑也將或弭之雖曰不可必將許之弗許楚將許之以召諸侯則我失爲盟主矣晉人許之如楚楚亦許之如齊齊人難之

陳文子曰晉楚許之我焉得已且人曰弭兵而我弗許則固攜吾民矣將焉用之齊人許之告於秦秦亦許之皆告於小國爲會於宋五月甲辰晉趙武至於宋丙午鄭良霄至六月丁未朔宋人享趙文子叔向爲介司馬置折俎禮也仲尼使舉是禮也以爲多文辭戊申叔孫豹齊慶封陳須無衛石惡至甲寅晉荀盈從趙武至丙辰邾悼公至壬戌楚公子黑肱先至成言於晉丁卯宋向戌如陳從子木成言於楚戊辰滕成公至子木謂向戌請晉楚之從交相見也庚午向戌復於趙孟趙孟曰晉楚齊秦匹也晉之不能於齊猶楚之不能於秦也楚君若能使秦君辱於敝邑寡君敢不固請於齊壬申左師復言於子木子木使駟謁諸王王曰釋齊秦他國請

相見也秋七月戊寅左師至是夜也趙孟及子皙盟以齊言庚辰子木至自陳陳孔奐蔡公孫歸生至曹許之大夫皆至以藩爲軍晉楚各處其偏伯夙謂趙孟曰楚氛甚惡懼難趙孟曰吾左還入於宋若我何辛巳將盟於宋西門之外楚人衷甲伯州犂曰合諸侯之師以爲不信無乃不可乎夫諸侯望信於楚是以來服若不信是棄其所以服諸侯也固請釋甲子木曰晉楚無信义矣事利而已苟得志焉焉用有信大宰退告人曰令尹將死矣不及三年求逞志而棄信志將逞乎志以發言言以出信信以立志參以定之信亡何以及三趙孟患楚衷甲以告叔向叔向曰何害也匹夫一爲不信猶不可單斃其死若合諸侯之卿以爲不信必不捷矣食言者不病非子之患也夫以信召人而以僭濟之必莫之與也安能害我且吾因宋以守病則夫能致死與宋致死雖倍楚可也子何懼焉又不及是曰弭兵以召諸侯而稱兵以害我吾庸多矣非所患也季武子使謂叔孫以公命曰視邾滕旣而齊人請邾宋人請滕皆不與盟叔孫曰邾滕人之私也我列國也何故視之宋衛吾匹也乃盟故不書其族言違命也晉楚爭先晉人曰晉固爲諸侯盟主未有先晉者也楚人曰子言晉楚匹也若晉常先是楚弱也且晉楚狎主諸侯之盟也久矣豈專在晉叔向謂趙孟曰諸侯歸晉之德只非歸其尸盟也子務德無爭先且諸侯盟小國固必有尸盟者楚爲晉細不亦可乎乃先楚人書先晉晉有信也

吳公子請觀周樂

襄二十九年吳公子札來聘請觀於周樂使工爲之歌周南召南曰美哉始基之矣猶未也然勤而不怨矣爲之歌邶鄘衛曰美哉淵乎憂而不困者也吾聞衛康叔武公之德如是是其衛風乎爲之歌王曰美哉思而不懼其周之東乎爲之歌鄭曰美哉其細已其氏弗堪也是其先亡乎爲之歌齊曰美哉泱泱乎大風也哉表東海者其大公乎國未可量也爲之歌豳曰美哉蕩乎樂而不淫其周公之東乎爲之歌秦曰此之謂夏聲夫能夏則大大之至也其周之舊乎爲之歌魏曰美哉泂泂乎大而婉險而易行以德輔此則明主也爲之歌唐曰恩深哉其有陶唐氏之遺民乎不然何憂之遠也非令德之後誰能若是爲之歌陳曰國無主其能久乎自會以下無譏焉爲之歌小雅曰美哉思而不貳怨而不言有周德之衰乎猶有先王之遺民焉爲之歌大雅曰廣哉熙熙乎曲而有直體其文王之德乎爲之歌頌曰至矣哉直而不倨曲而不屈邇而不偏遠而不攜遷而不淫復而不厭哀而不愁樂而不荒用而不匱廣而不宣施而不費取而不貪處而不底行而不流五聲和八風平節有度守有序盛德之所同也見舞象箛南籥者曰美哉猶有憾見舞大武者曰美哉周之盛也其若此乎見舞韶濩者曰聖人之弘也而猶有慙德聖人之難也見舞大夏者曰美哉勤而不德非禹其誰能脩之見舞韶箛者曰德至矣哉大矣如天之無不疇也如地之無



不載也雖甚盛德其蔑以加於此矣觀止矣若有他樂  
吾不敢請已

廣文選卷第七十九

江都葛澗校

廣文選卷第八十

明通議大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大庾劉節廣

雜文二

弟子職

管夷吾

先生施教弟子是則溫恭自虛所受是極見善從之聞  
義則服溫柔孝悌毋驕恃力志無虛邪行必正直游居  
有常必就有德顏色整齊中心必式夙興夜寐衣帶必  
飭朝益暮習小心翼翼一此不懈是謂學則

少者之事夜寐早作既拚盥漱執事有恪攝衣共盥先  
生乃作沃盥徹盥汎拚正席先生乃坐出入恭敬如見  
賓客危坐鄉師顏色毋怍

受業之紀必由長始一周則然其餘則否始誦必作其